



机

械

郝景芳 等著

王

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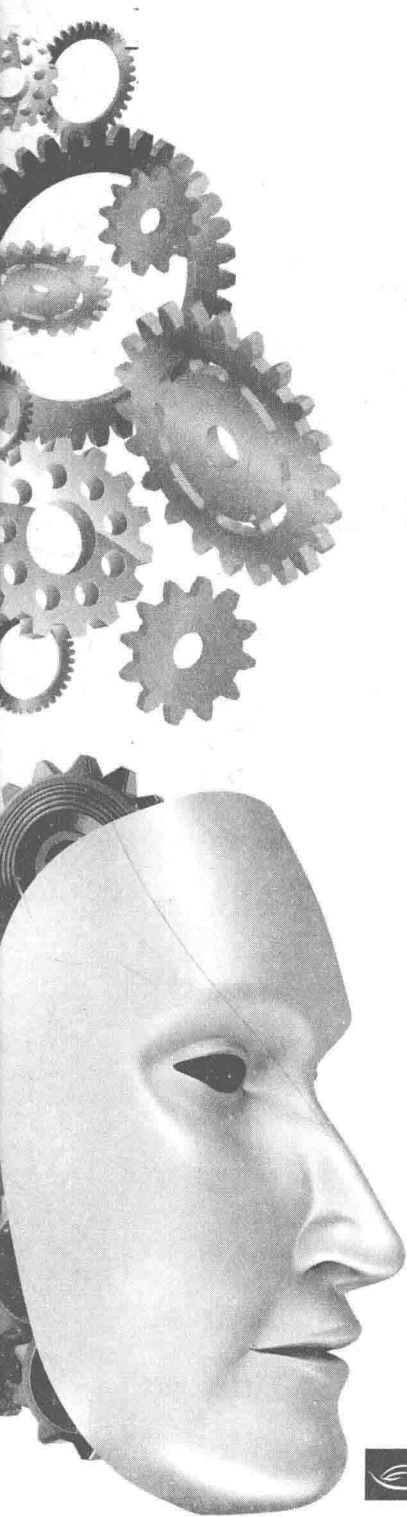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机械

郝景芳 等著

王国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机械王国 / 郝景芳等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3
ISBN 978-7-5594-1444-1

I. ①机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2934 号

书 名	机械王国
著 者	郝景芳 等
责任编辑	李 黎 牟盛洁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.25
字 数	19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444-1
定 价	35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001 深山疗养院/郝景芳
- 027 花与镜/张天翼
- 065 V 代表胜利/陈楸帆
- 068 人骨笛/吴 霜
- 073 笼子里的人/贾 煜
- 100 龙鸢/后岁余
- 129 冰封的岛屿/喵掌柜
- 149 孤独的 8HZ/林 潇
- 166 备案号 F4-17/夕 文
- 199 时光追凶/sleeper
- 219 妈妈/天狗望月

234 当雪花落下的时候/左 力

239 歧路? 同路? /美菲斯特

247 万水千山/吴道简

深山疗养院 | 郝景芳

韩知并未察觉到自己迷路。

他只是慢慢地踱着步子，没注意到天色昏暗、气温骤冷，也没注意到身边人已经一个都不见了。他在山区一个人散步，从游人如织一直走到游人全都散去，还在不断向山林内部移动脚步。他并不知道此时景区大门已经关闭，家中亲人正开始着急。他更不知道几个小时之后，他的出行会被当作失踪报给警察局，并吸引媒体的目光。

韩知一边走一边想事情。他完全沉浸在思绪中，缺乏抽离，因此想了很久却不记得自己想了些什么。头脑中纷杂而过的事像云朵快速掠过，只留下地上的明暗阴影，最后空空如也。他并不愿意想那些事，只是被它们侵扰，因而他抵抗似的不愿意把它们记住。

他脑中时不时飘起妻子安纯的话。

“明天白天有事吗？”

“没什么大事。怎么了？”

“奶瓶有点漏奶，你要是没事，再去买两个吧。买进口贝亲的玻璃的那种。华联就有。”安纯当时一边说一边打开柜子，帮韩知拿出几件衬衫。

对了，还没买奶瓶呢，韩知想。

安纯将衬衫放在熨衣板上，一边熨一边试图用自然的声音说：“咱们该买婴儿车了，我想趁着黑五打折，海淘一辆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贵的便宜的都有……我想买的一辆属于中档吧……这款在好多测评中性价比和质量都是最好的，淘宝上卖五千出头的，这回黑五打折，算上转运费用还不到四千。”

“四千一辆婴儿车?! 你疯了吗？”

“婴儿车不比别的，安全性和舒适性很重要的！以后宝宝每天要在里面颠来颠去，如果不是特别抗震，宝宝得多难受啊。另外轻便也很重要，咱们住的房子这么破，到时候还得抬着车子上下楼梯，不够轻真是搬不动啊。再有就是材料……”

“那也是婴儿车啊，”韩知打断她，“总共能坐多久？一年也用不上一两次。”

“怎么用不上？”安纯有点急了，“等天气暖和了，天天都得下楼呢。你以为养小孩就是每天把她往床上一放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吗？小孩子的大脑发育非常快的。专家都说了，要不断给予新的刺激才行。不下楼看外面怎么给新的刺激？到时候过了智力发展的敏感期，你负责吗？我真是够省钱的了，你看院里其他人家都推的是什么车，有两家推了 Stokke，那车要一万块以上呢。”

就在那时，小朋在那边哭起来，安纯连忙出去喂奶。韩知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跟过去，想了想，丈母娘和安纯两个人够忙活了，自己过去怕也是添乱。当时他看了看窗外，窗子映出自己的影子，没有表情，在漆黑的夜色里显得面色苍白，像一个吸血鬼一样。

韩知转过一个弯道，微微向下的坡路之后，是一段陡然向上的台阶。他似乎感觉到天色已经暗淡了，但是这段台阶像是一个诱惑，他下意识开始向上爬，不去想方向。从小到大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某种无需纠结方向、只要一直克服困难前行的路途。

“韩知啊，”午饭的时候老丈人像是要跟他说些什么掏心窝的话，主动给他倒酒，他说下午还要去办公室，但老丈人主动举起了自己的小酒盅，“这么些日子，难得她们都不在家，家里清静一会儿。咱俩也难得说两句话。”

韩知只得把自己的小酒盅也举起来，一饮而尽，是加姜丝热过的黄酒，香醇但是呛鼻，他鼻子一酸，连忙闭上眼睛。

“韩知啊，”老丈人又给他倒上，“你跟安纯交往到现在也有两年了吧？当初别人介绍，我和安纯她妈都不看好，但没想到安纯还挺喜欢。那就行。闺女选择的，我们都支持。我跟她妈说，韩知小伙子不错，聪明，老实，以后不会欺负咱闺女，虽然家境差了点，但是现在不是讲究奋斗吗，以后再奋斗也可以。”他一口闷掉自己酒盅里的酒，咂吧了一下嘴，“我是一直相信，男人最重要的是得有上进心，得撑得起家。”

“您说得是。”韩知也闷掉自己的酒。

“这回买房子这事呢，”老丈人说，“安纯是下定决心要买。我跟她妈觉着也是该买了。你俩要是首付缺钱，我们给你们垫上。多了没有，一百万还是能拿出来。你们俩就还贷款就行了……当然啦，你也别有什么心理负担，我们这钱不是给你们，是借你们。等你以后发达了，再还给我们就是。你也不用着急，我们不急着花钱。”

“爸，这事儿还是从长计议吧，我现在还没能力还贷款。”韩知干

巴巴地说。

“人得有压力才能有动力！”老丈人沉声一喝，把韩知吓了一跳，“大小伙子，得像个男人，没钱就得想着挣钱……”

安纯忽然推门进来了，怀里抱着裹得像粽子一样的小朋。午间谈话戛然而止。

韩知从家里出来，径直坐上了去郊外的长途车，四十分钟之后已经到了景区门口。小风一吹头，虚汗散尽，打几个哆嗦，他的酒意已经醒了一半。可是仍然有一半无论如何不愿意醒，晕晕乎乎，昏昏沉沉，飘飘悠悠。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。他买票进山的时候，日头已经偏西。

韩知三十二岁，博士毕业之后出国做了两年博士后，三十岁回国，很顺利找到了工作。在北京一所中档大学，虽不是顶尖，但也是算得上的排名靠前的。这些年高校竞争厉害，刚一回国就能找到北京的教职，对他来说已经算是还不错的成就。家里迅速托人给他做媒，只见了两个姑娘就定了下来，三四个月之后结婚。

新工作、新婚，加上随后到来的小宝宝，好像人生间所有喜洋洋的事情都赶到一起来了，他在这一重重挤压的事件中应接不暇，不停跑腿连轴转，周围满满的全是人，催他加快。刚对付完一件，又来一件。前一件还不大懂，后一件又摆在眼前。不像是真的。有时候他半夜醒来看见旁边婴儿床上躺着的小孩子，有一种走错了家门的惊悚感。

韩知不是不知道老丈人的慷慨和仁至义尽，但他只是不想想这些事。他的工资只有几千，各种津贴奖金都加上，离一万块也还有不小的距离，还贷款一个月至少五六千，让他拿什么生活。他是讲师，还

没有带项目的资质，可以申请一些项目的子课题，但是更多时候只是给系里的教授们帮忙。课题经费很少，也没有灰色收入。

他不想想这些。想这些事，让他有一种连人生都进错门的感觉。

韩知还记得，前年刚来的时候，系里的小吴教授就曾经教导他说：“评副教授要趁早，评了副教授才有前途，前面就是吃苦。先别期望一上来就发 *Nature*、*Science*，多出些篇目才是正经，要数量，一鼓作气争取把教授拿下来，到时候再做点慢活儿也不迟。”

“这哪是说多就能多呢。”韩知当时傻乎乎地谦辞道。

“这就要看投哪儿了。”小吴教授带着神秘感说，“这里面也是有难有易，有些门道的。比如说吧，前一段时间，中科院的一个杂志也列入 SCI 了，就是那个中国科研，也是英文的。这种杂志水平就那样，你不妨多投投，会容易很多。这事儿得自己多上心，没人替你想着。评什么东西都得趁早，越晚越难。你看讲力学的姜老师，讲得好不好？那是全校有名的。可这么多年不发 paper，还没评上去，越评不上去，越没有项目。咱们系这两年新人还不多，你抓紧时间，过两年很可能引进好多海归，新人老人都不好办。……你琢磨琢磨。要是真有文章想投，中国科研那边我认识一个编辑，是我研究生时的室友，我可以帮你说说。”

韩知当时没在意。那时候他心高气傲，真不大看得上这种新杂志。他们原先上学的时候管这种滥发文章的行为叫灌水。他不是不了解其中的行情，在国内国外，身边都不乏这种靠在各种边缘杂志上灌水混毕业的学生。他从前以为，自己无论如何不会走到这一步。

可是如今几个项目磕磕绊绊之后，再想起来，小吴教授把这些话跟一个新来的讲师说，也是掏心窝了。

韩知爬上了那一段最陡的台阶，或许几百级，他爬到顶端气喘吁吁，大腿十分酸胀，胸口像被压上了石头，呼吸不得不张开大嘴。但是他心里觉得爽，还想再爬。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运动就是他压抑时唯一的解脱方式。他从前会一个人到操场上跑圈，一圈，一圈，一圈，直到跑到自己的压抑感逝去，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圈，精疲力竭，或许已经跑了一个马拉松。一个人的马拉松。他一直很瘦，有着肯尼亚长跑运动员一般的细长身材。

他站在阶梯的顶端俯瞰远方。这是半山腰一个小小的观景平台，能看见城市全景的灯火阑珊。天色已经暗了，脚下的土地在黑暗里沉重而坚实。远方地平线还残留着最后一丝青色日光，但是城市里的灯火已经点燃，不再注意日光的存在，或者说早已开始享受黑夜的来临。韩知的酒早已醒了大半。他知道自己该回家了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他就是不想回家。

他想在这黑暗里继续走下去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小时候他很明确，他就是走到现在，成为一个大学里的物理学者，可是现在要去哪里，他从来都没想过。

他觉得自己心里是有恐惧的，一种始终存在的恐惧。小时候可以用不停前行来回避恐惧，但现在它开始浮出水面，他不能再装作没看见。就像动画里的人物在深渊上奔跑，不低头的时候可以一直跑，但只要看到了深渊，就跌落到底。

韩知很小就被父亲发现了天赋，此后邻里邻居就都知道，这小孩神算无匹，这小孩记忆超群，这小孩会背诗，围棋也了得。他们来到他家围观他，问他一道题，让他背一首诗，再拉开棋盘和他下棋。以前他看那些大人逗小姐姐唱歌和跳舞的时候，总觉得姐姐可怜得很，

不知道从几岁开始轮到了自己。他回答一两句话，就紧闭上嘴，下棋更是永远不下的。爸爸受到邻里的鼓励，带他去电视台，但他一直不配合，爸爸只好罢了。他的生活还算平静，可他从很小就知道有人看着他，有人在议论他，有人夸他。小学五年级，他被老师推到区里，参加奥数辅导班，小学六年级，拿了华罗庚金杯赛市里一等奖。初三，拿了数学和物理两个全国一等奖，夏令营之后，进了北京高中的全国理科班，高三又拿到两个一等奖，虽然没有进全国代表队，但不管怎样也保送了，本科毕业后又读博士读了五年。

他的一生似乎都在赢得盛赞，但从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在怀疑，自己是不是真有天赋。当别人拼命夸他的时候，他们似乎是在赞扬另一个小孩，一个顺风顺水并且以此为骄傲的小孩。他看着自己和那个小孩的区别，不确定和他的联系。他怀疑所谓天赋只是偶尔到来的彗星，一瞬间觉得有，一瞬间又消失，再不存在。

他知道他恐慌的是什么。中学的时候，他学过一篇课文叫《伤仲永》。从学到的那一天起，他就知道那篇文章是他的劫数。它刻画了他的命运，为他提供标识。如果他战胜了它，那就是战胜它的人生。如果败给了它，就是败给它的人生。但无论如何，他都不可能过一种与它无关的人生。即使它没照亮他的失败，也照亮他的恐惧。

韩知清楚，他的很多努力都是为了遮掩这种恐惧。就好像松鼠为了过冬拼命贮存粮食。他的深渊是他所拥有的和所希望达到的境界之间的深渊。他内心期望的目标太高，实际的一切却只是琐碎的注脚。他也许终将应了那句话，“泯然众人矣”。

这些年他时常能感觉一种追捕的力量，在他身后，逼迫他气喘吁吁向前跑。就是这句话。“泯然众人矣”。他总觉得过去的一切赞誉都

是给另一个人的，随时会被拆穿。他因此需要一种辛苦到极点的感觉，就像本科的时候跑马拉松，从十五公里之后就开始了力竭，到了三十公里之后差不多是麻木，到最后是做梦一样拖着步子坚持下来。那种感觉让他欣慰。他不是运动高手，但那却让他觉得踏实。起码是在跑，不是在停留坠落。他于是喜欢加班，像喜欢马拉松一样喜欢加班。连续十五个甚至二十个小时之后，半夜出门，头晕但是心里踏实。他需要知道自己很辛苦。他多少能明白古代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用自虐的方式对待自己，那是某一方面极大的焦虑，用另一方面的充盈来弥补。恐惧深渊，因而用重复的疲惫来弥补。

他一直很努力。从美国回来，到高校做讲师。他知道这在别人看来已经很好了，但他同样知道，这和他想要达到的高度相距有多远。这是0和1的问题，1是爱因斯坦的人生境界，0是所有其他生活，没有叫做“不错”的中间态。

又转了两个弯道，他开始下坡，漫长而平缓的下坡，不知道何处是尽头。脚下的路变得柔和，不像上山之路的陡峭凌厉，下山的路径变得蜿蜒舒缓，不再有台阶，改作碎石路面，在满身大汗的攀爬之后小步小步走过，格楞楞的石头按摩脚掌，有一种坚实的安抚。

再过去一段路，有一个岔口，他打开手机的GPS信号，但是搜索不到。韩知朝着自己印象中的公园门口的方向做了选择。直到此时，他仍然没想过夜不归宿或做出冲动的东西。他能说得清楚的记忆似乎也停留到此刻，至少在他次日在派出所里面面对警察质询的时候，他能说明白的路线也就截止到这里。

他似乎又经过一段舒缓的下坡，但也或许是先上坡、再下坡。他记不清了。路上并没有很多岔路，他感觉自己每次都选了明智的一

边，但不知怎么，就是迷路了。时间只有八点，但山中的夜色已经漆黑一片，他辨不清方向。再后来，他恍惚中走到一片熟悉的区域，虽然想不起自己何时走过，但就是有种熟悉的感觉，于是他顺着直觉走，转弯，再转弯。

然后，他就看到了那个指示牌。

他看到那个指示牌，才恍然大悟为何这一路都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来过这里，来过这片区域。

韩知不知道，此时他的家中已经乱成一团。安纯给他打手机，显示说不在服务区；又给他打到办公室，没有人接；打给他的同事，说一天都没有看见他。

他更不知道，再过四五个小时，当午夜降临，安纯还是没有等到他回家，她会报警，而警察立即开始搜索他常去的各种区域。不知何人走漏了消息，一些热衷于报道本地惊悚新闻的小报即刻开始追踪报道，对一个青年才俊的失踪颇感好奇，而相关新闻在第二天一早就会登陆到所有公交车的晨早新闻中。晨早新闻进入互联网，又会引发一大串兴致勃勃的议论。在那时那刻，所有的这一切韩知都不知道。

他只知道，那块指示牌他认识。那是四年前还是五年前，他跟着原先班级中的好友一起来这里，看望陆星。当时他们还曾就方向问题争论得激烈。

陆星，他忘不掉这个名字。

那块牌子有做旧的时髦效果，原木色嵌入棕色文字，显得低调却精心。“深山疗养院”，牌子上面天真的文字。那五个字令他内心怦怦跳动。

他顺着记忆的方向向前走。他不清楚自己是想要见到那所疗养

院，想要见到陆星，还是只是想要沿一条确定的路径走，以逃脱萦绕不去的记忆，总之，他是坚定沿着木牌给他规划的路径向前。也许他已经直觉预料到他将面对的场景。

走进疗养院大门的时候，他并未遇到太多阻拦。当时不到九点，前台有一个年轻姑娘，正看着笔记本上的韩剧，困顿疲乏。既迷恋又疲乏的状态是一个人判断力最为低下的状态，前台小姑娘给了他一个访客证，告诉他快点出来。

韩知在楼道里走。疗养院处在山中，日常少有来访，入夜更彻底休眠。没有其他访客，安静得令人心疑。这家疗养院属于私立机构，专治精神系统出现复杂障碍的人。这里与其说是医院，倒更像是度假村。单人间、静谧的风景、舒适的条件，也有比较前沿的科研力量。据说进来还需要条件。楼道里刷成令人愉悦的浅橘黄色，明亮色调却不刺目、不咄咄逼人，有助于缓解紧张和焦虑。

韩知寻找着门上的数字。205、206、208，最后停在210的门口。

他轻轻推开门。房间里没有开灯，但是不显得晦暗。通透的玻璃幕墙，巨大的月亮透过窗玻璃，在地上留下大片大片白。他看到陆星，坐在他的床上，靠着大而松软的白色枕头，眼睛面向窗外，面容安静而透着一丝茫然。床边有两排几乎不引人注意的测量仪器。

韩知在门口静立了片刻。他想起四年前还是五年前，陆星也是这样坐着。当时韩知还在读博士，跟几个本科同学结伴到这里看望陆星。一模一样的房间，也许不是这个号码。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陆星。之后的几年他没有再来，连头脑中都忘了他的存在。

此时看到的陆星，似乎又瘦了一些。原本就瘦，此时更像退缩回十几岁的样貌。表情里的清淡冷静、无情绪和微微困惑，也像极了陆

星高中时的样子。那个时候他与人交往不多，常常一个人在课桌后想事情，脸上的表情就是这种寡淡而困扰的样子。

韩知轻轻咳了一声，陆星听到了，缓慢转过头来，眼睛似乎用了一会儿工夫才对好焦，又过了好一会儿，陆星的嘴角慢慢浮现出一丝笑意。

“你来了。”陆星说。

“嗯。”韩知说，“我路过，来看看你。”

“坐吧。”

韩知在床边的圆凳上坐下。

“你怎么样？”韩知问。

“我？”陆星低头看看自己，“我挺好的。你怎么样？”

“……还凑合吧。”

陆星盯着韩知的眼睛看了片刻，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：“你不大开心？”

韩知没料到陆星如此直率，下意识搓了搓手：“……一般般。最近这两天事情有点多，稍微有点乱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都是一堆碎事。”韩知自嘲地笑了一下，“家里乱七八糟的事，我都说不上来。……反正生完小孩之后，碎事就特别多。”

“你有小孩了？”

“嗯。四个半月了。”

陆星听到这个消息，并未显得吃惊，点了点头，倒像是早已有所了解一般：“你挺喜欢小孩的吧？”

韩知沉吟了一下：“也说不上。有一点喜欢吧。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。有时候觉得还挺喜欢的，但多数时候还是觉得有点烦。晚上总闹，一两个小时就哭醒一次。一晚上也睡不好。我跟我老婆说让她想想办法，但她总说小孩子哭是正常的，还埋怨我。”

韩知说完，心里忽然微微一震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刚一到来就开始抱怨，而且是跟一个多年未见、在疗养院里治疗的老同学抱怨。他觉得自己这样实在是不能体统。一个焦头烂额的新爸爸，为孩子吃夜奶的事情抱怨。这和他曾经期望的自己差太远了。

“你这两年好不好？”他连忙转过话题问陆星，“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陆星说。

“你每天都干些什么？”

“吃早饭，出去散步。回来做思考练习。吃午饭，睡午觉。下午做思考练习。吃晚饭。晚上做思考练习。”

“什么叫思考练习？”

陆星用手指指自己的头，又用眼睛指了指床边的仪器：“就是按要求思维，记录。”

韩知这才注意到，陆星的太阳穴附近各贴着一个金属色小圆片，被头发遮住一半，暗处不容易察觉。想来是某种脑波捕捉装置，无线传输信号。床边的仪器并没有显示屏或示数，他无法得知其中监测的是什么信号。

“……感觉疼吗？”他问陆星。

陆星摇摇头：“没感觉。”他又敲了敲后脑勺：“这里还有两个。”

陆星太平和理智了，以至于有那么一瞬间，韩知几乎想不起来陆